

雲飛



故乡征战纪实

福建教育出版社

故
乡
征
战
纪
实

叶 飞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75

故乡征战纪实

叶飞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5.75印张 6 插页110 千字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34—0629—X/D·9 定价：2.90元



李德



叶飞同志的菲籍母亲（上）

1984年春与夫人王于畔在杭州（下）





1933年6月，在叶飞、颜阿兰等领导下，宁德县霍童区文湖乡半岭村等地工农自卫队举行武装起义。图为起义地点——文湖乡半岭村。



1934年1月7日，在叶飞、马立峰、詹如柏等领导下，福安赛岐爆发武装起义。福安赛岐一角。



1934年10月，由闽东红军独立团、连(江)罗(源)红军独立第十三团和抗日先遣队留下的部分骨干，组成了闽东红军独立师。师长冯品太，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图为闽东独立师成立地点——宁德县桃坑支提寺。



1935年12月，叶飞等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在寿宁县舍溪村与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会师。图为寿宁舍溪村。



1938年1月，部分南方游击区负责人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合影。

前排左起：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

后排：顾玉良（左一）、薛尚荣（左三）、李步新（左五）



叶飞同志于1937年12月，
前往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任
务，途经福州。



进军解放福州后，三野十兵团领导合影。
左起：刘培善、韦国清、叶飞、陈铁军、陈超寰。



五十年代初，
叶飞同志在厦门
前线与官兵同乐。



1950年，叶飞陪同陈毅在厦门云顶岩指挥所视察。



1960年，叶飞陪同朱德到厦门视察时合影。



叶飞近影，1985年摄于北京。



叶飞同志在工作（1986年）

目 录

海外归来	(1)
家庭	(1)
童年	(3)
走向革命之路	(6)
二哥启存	(10)
从事工人运动	(12)
狱中	(15)
出狱之后	(20)
坚持闽东斗争	(24)
革命运动初期	(25)
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	(28)
狮子头客店遇险	(34)
对付大刀会的策略	(38)
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41)
成立闽东特委，独立坚持斗争	(45)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47)
闽东特委一次重要的紧急会议	(51)
重建闽东特委	(55)
南阳事件	(61)

闽东畲族群众在坚持斗争中的作用	(67)
政策的转变	(70)
停战谈判	(73)
提前入闽 解放福州	(78)
新的决策	(78)
入闽准备工作	(81)
冒暑进军	(83)
解放福州战役	(86)
渡海成功 攻占厦门	(89)
挥师南下 解放闽南	(89)
解放厦门的作战方案	(91)
佯攻鼓浪屿调动敌人	(94)
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	(97)
歼敌海滩	(99)
金门失利	(101)
金门战斗准备工作中的失策	(101)
攻击金门失利的经过	(104)
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	(107)
东山奏捷	(111)
台湾海峡乌云滚滚	(111)
提前完成剿匪任务	(114)
巩固海防	(116)
东山岛告捷	(121)
修建厦门海堤和空军入闽	(126)
移山填海	(126)

傍山筑路.....	(133)
银鹰凌空.....	(137)
炮击金门和绞索政策.....	(140)
“九·三”炮击.....	(140)
万炮齐发.....	(145)
国防部文告：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159)
金门炮战之余波：万炮轰“瘟神”	(168)
绞索政策.....	(171)

海 外 归 来

家 庭

1914年5月，我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山区小镇上的一个华侨家庭里。

我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有房二间，地五分，家中一向穷困，加上农村破产，生计无着，新婚几个月后，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开始做苦工，以后做小买卖，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可以算得上小康水平。

菲律宾华裔很多，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所以叫“三宝颜”。据明史记载：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吕宋（即菲律宾的一部分）不返，生育子孙。

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这也是当时华侨中常见的现象，即在家乡结婚以后，又在侨居国当地再行婚娶，所以我有两个母亲。

大概是长期受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所以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受西方影响比较深。比方说，菲律宾就不像

旧中国那样“四世同堂”，而是小家庭制，而且妇女与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我父亲和我生母就是各开一个小店，各自独立经营。我母亲有一片椰林，父亲从母亲的椰林买来椰子打油出售，并兼营杂货。母亲开的是米店，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是有文化的妇女，英语很好，来往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她还教我学了一年英语，所以来回国上学，英文课就很轻松。我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母亲却特别疼爱我，可是我5岁便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音信断绝。一直到解放后，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病故了，母亲依然经营小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高血压症，家计重担由我没有出嫁的大妹妹主持。50年代初，突然收到大妹妹的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告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我能借笔钱给她。这封信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是福建的省委书记、福建省长和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我要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我来负担当养家的责任，并供应弟妹在国内上学。可是以后没有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度过的。我生母在1965年病故，听说参加送葬的有100多人，据家人说：母亲为人正直，在当地华侨中很受尊重。

我一家兄弟姐妹九人。大哥叶启迪，是家乡的母亲收

养的，二哥启存，大我两岁，从小一起长大，和我一起回国，一起读书，又一起参加革命，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是老三，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启东幼年时由我二哥带回国读书，解放前夕又回菲律宾，解放后回来上大学，一直在福建工作；其他几个弟妹是在我回国后出生的，一直没有见过，我国和菲律宾建交后，三个弟弟才回国相聚，已经都是上年纪的人了。

我这个华侨家庭，过去叫“海外关系”，有一段时间受“左”的影响，甚至我的女儿在60年代初报考大学机密专业，招生的人也要调查她的海外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关系更是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证。现在想起来还好笑。其实华侨大多是爱国的，虽然封建王朝视华侨为“化外顽民”，但由于我国国力日弱，华人在海外受尽歧视压迫，所以对祖国总是怀着赤子之心，祖祖辈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我父亲就是这样，从小教育我们不要忘记家乡，不要忘记祖国。他经常对我说：“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我刚刚5岁，父亲就带我和二哥回祖国读书。

童 年

1919年，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鞍乡。

故乡距闽南古城泉州一天路程。虽然山清水秀，但是人多地少，一直是穷乡僻壤。几百年来，不断有人背井离